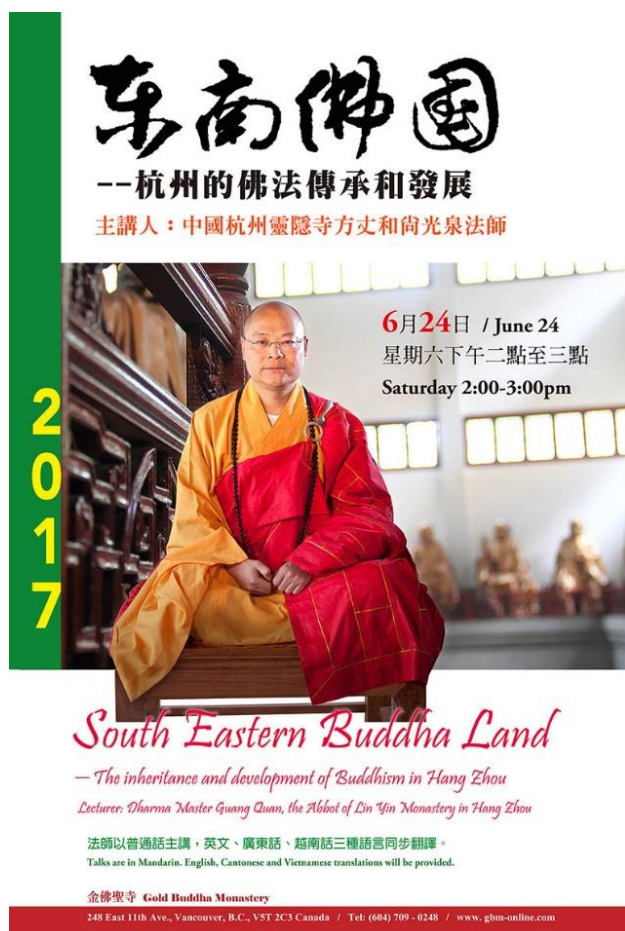


東南佛國—杭州的佛法傳承和發展

靈隱寺方丈光泉法師 2017 年 6 月 24 日下午講於金佛聖寺



東南佛國
—杭州的佛法傳承和發展
主講人：中國杭州靈隱寺方丈和尚光泉法師

2017

6月24日 / June 24
星期六下午二點至三點
Saturday 2:00-3:00pm

South Eastern Buddha Land
—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Hang Zhou
Lecturer: Dharma Master Guang Quan, the Abbot of Lin Yin Monastery in Hang Zhou

法師以普通話主講，英文、廣東話、越南話三種語言同步翻譯。
Talks are in Mandarin, English, Cantonese and Vietnamese translations will be provided.

金佛聖寺 Gold Buddha Monastery
248 East 110th Ave., Vancouver, B.C., V5T 2C3 Canada / Tel: (604) 709-0248 / www.gbm-online.com

各位法師、各位居士：我們在開始之前，大家先跟我一起，我們共同稱名佛號。我念一遍，大家跟我念一遍：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各位，今天應該說也是特殊的因緣；這次我們主要是來溫哥華參加中加美三國的佛教論壇，所以在溫哥華呆了一周。結束以後受了 UBC 的邀請，明天跟他們 UBC 大學要作一個交流；今天正好有時間，我們說到金佛寺跟我們居士、跟我們的

法師們來做一個交流。

那麼今天我想要跟大家進行交流的內容，我想還是這一句，就是「**不忘初心**」。因為我們在發心學佛的當初，大家意志都或者非常的堅固，也非常的勇猛或者精進。但是我們不可否認的，在修行的道路上面，它會出現種種的問題、種種的困難，往往因為這些困難，讓我們退失菩提心。所以說我們現在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應該不忘初心。



佛教有一個典故，就是「出家三天，佛在眼前；出家三年，佛到天邊。」

為什麼？這三天的時候，大家覺得成佛有餘啊！佛就在我們的身邊，我明天就能成佛，大家充滿著信心；天天都到三寶前去懺悔、去修行、去念佛。但是時間長了呢？一年、兩年、三年，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天天如此，甚至要每一個時辰都要這樣如此精進，那就非常不容易。往往這樣子就或者產生一些懈怠、產生放逸，甚至出現一些煩惱。

有時候禪堂裡面參禪，一些老禪和子，禪堂呆了幾十年，他就不開悟，是吧？其實越坐到後面，他的煩惱越多；坐到後面，肝火也上來了，脾氣也變壞了，然後各種問題也出來了，所以這時候要成佛就很難了。但是成佛難，不等於不能成佛，是吧？有許多的祖師，他在修行的這個道路上面慢慢的都成佛了。

你看看，禪宗達摩祖師當年從印度來到了中國，他首先到了少林寺，他面壁九年啊！達摩祖師面壁九年，是誰在侍奉他呢？是慧可。慧可當時也是這樣：我想成佛！所以跟著達摩祖師，請祖師傳個法給他。但是達摩祖師就不睬他，管自己面著壁，臉朝著牆面坐在那裡，一坐就是九年啊！



你說這個二祖慧可他這九年，他也有生起煩惱的時候：我每天侍候著你這個老祖宗，想求你一個法，你就是不傳。但是，他還是最後能夠堅守下來。

有一天，他就問達摩祖師：「我要怎麼樣，你才能傳法給我？」然後達摩就告訴他說：「除非天上下紅雪，這時我就傳法給你。」

諸位想一想：天上面下的雪怎麼可能是紅的呢？這不可能的！這也就是告訴慧可大師，你這個求法很難很難，是不可能實現的。

這時候這個慧可就來了智慧，他就拿出隨身所攜帶的這一個戒刀。因為我們出家人在歷史上，有幾件東西要隨身帶著，其中有一件就是這個刀，稱之為是戒刀。

他拿出這個戒刀來，就把自己一條手臂就砍下來了；砍了以後，這個血噴出來，這個鮮血就把雪地染紅了。

所以他趕緊就跟達摩祖師講：「祖師，你看！天上下紅雪了！」達摩祖師

回過頭來一看，嚇一跳，遍地是血吶！趕緊把他包紮起來。然後說：「你什麼意思，這一個胳膊就砍掉了？」慧可就跟他講：「我要請祖師給我安心。我一條胳膊去掉了，我的心不安了。」

大家想一想：我們一般的凡夫啊，切菜手上面切一刀，就痛的要命啊，是不是啊？中國有句話叫「十指連心啊」，手上面切一刀的話，都連著這個心，這個痛啊！那麼慧可他把一條胳膊都砍掉了，這時候是痛徹心扉啊！所以他說我的心難安吶，我的心不安了。

結果達摩祖師跟他說了：「那你把心拿來，我給你安！你說心不安，你的 heart 在哪裡？你找來，我給你安！」達摩祖師這麼一說，慧可他一下子就進入他的深思維當中去了。

半天時間，他告訴達摩祖師：「我覓心了不可得！我找來找去沒找到這個心。」達摩祖師這時就跟他講：「你的心呢也已經給你安好了。」

所以這個就是禪宗，它是一個對心裡的剖析，對雜念的剖析，告訴我們《金剛經》所說的「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的這麼一個理念。告訴我們不著。



這個當中就說明什麼？求法是非常難！但是你要發起這種求法的殊勝心來，可能更難！所以這是什麼？就是你要發心啊！真正的發心是非常不容易的。對於出家眾來說，我們身住山林，住在寺廟裡面身為出家，但是我們的心是不是已經出家呢？

佛教當中出家有幾種形式，一種就是他的身體出家了，身在叢林，心也拋棄了世俗的各種欲望，已經不計名利得失。稱之為身心出家，他的身體跟他的心靈都出家了。這是身心一致，安住自己的身心去修道，那麼這個就是出家了。

也有一些他是身不出家，但是他的心是出家了，雖然他還是一個在家人的這麼一個身份，但是他所行的是按照佛教的戒律在做，嚴格按照五戒、菩薩戒的要求在行持，那麼他也等同於出家一樣。所以他的心出家了，這就叫發心——這是真正的發心。

佛經中有好多方面，好多地方也講到了，對於身體沒有出家，但是心靈出家的這些居士，它也有一些要求或者說是一些說明。

就像是《雜阿含經》上面，佛曾經告訴這個婆羅門，俗人在家有四種方法；他說：「俗人在家得現法安，現法安、現法樂。」就是我們現世能夠快樂，我們對佛法會生起一種好樂之心，非常快樂之心。

這四種法是什麼呢？就是「**方便具足、守護具足、善知識具足、正命具足。**」所以這四種法就是讓我們能夠現世得到安樂，內心能夠得到快樂。

《華嚴經》上面也告訴我們，我們在自己的行為，我們在自己的修法的過程當中，不能忘失我們的發心。《華嚴經》雲：「**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就是我們平時在修行的過程當中，如果說不發起這種殊勝的菩提心，不發起這種好樂的這些菩薩心腸來，你修一切的善業都跟著了魔一樣。所以發心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我們如何要守護我們的初發心。

《大方廣佛華嚴經》當中也提到了如何去發心，《華嚴經》的〈梵行品〉當中就講到：「**初發心，即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那麼只要我們發心，你就等同於已經證得了三藐三菩提。

為什麼呢？打個譬喻來說，加拿大這個木頭很多，我們鋸子去鋸木頭的時候，當你鋸子鋸進去的時候，開始鋸了，這個木頭肯定會倒下來，是不是？只要你鋸，再大的木頭，只要時間，這個木頭肯定能夠鋸下來。

在我們發心、修行，當你想要去掉煩惱的時候，這一刻就像你已經證得了正等正覺一樣。因為你的發心正確了，只要你保持這樣的發心，你就能夠證得無上菩提。所以說就怕你什麼？鋸了一半就不鋸了，這個樹還在那裡，沒倒下來。我們要想去煩惱，我們在修行，發心是好，兩天過了放棄修行了，那這個是煩惱依然存在，我們依然是凡夫。所以說這就是「**初發心便成正覺**」，只是要我們保持這一份發心。

我們申請到寺廟，到這個寺院來護法，那我們要有一種長遠心，不是說今天心血來潮，今天有興趣來了，哦！我來做做；明天沒興趣，我就不來了。這護法，其實他也是一種發心。所以這個發長遠心其實是非常重要的，否則

的話就會退轉。

退轉是什麼呢？就是我們具有了其它種種的疑問、邪見，有種種的無明所轉——我們的發心被轉了、被改變了。所以這就成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這是一個方面。

如《佛說如幻三昧經》當中就講到「**心不堅者，就會退轉**」，你用心不堅決，他就會退轉你的菩提心。

那麼要怎麼樣才不退呢？佛經上面就跟我們講「**何為所不轉？**」首先就是要「**通達佛慧則不退轉**」，要瞭解佛的這些本懷，要瞭解佛告訴我們的一些道理，要具足這些般若智慧，那麼你就不會退轉。「**有空無想願則不退轉，於本無行則不退轉，於法界了其本際則不退轉。**」你明白了宇宙的真相了，你就不退轉。至少就是你修行，修到證到初果羅漢，**你能夠破一分的無明，證一分的法身，你就不退轉。**這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要求我們就是要發心。

既然發心的話呢，我們就得有四方面要發心；一個就是要發起一個殊勝的勇猛之心，努力地去樹立成佛作祖的信心與決心。在這方面，我們跟其它的宗教不一樣；其它的宗教只有一個上帝，你所有的信眾，永遠都是奴隸。但是我們不一樣，佛教講的什麼？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成道的時候，他告訴我們：「**大地眾生，人人都具足了佛一樣的智慧德性，每個人都是佛。**」

那每個人都是佛，為什麼我們今天是凡夫呢？因為我們今天還有煩惱，有種種的無明煩惱遮蔽了、掩蓋了我們的佛性，佛性顯現不出來，所以我們現在看起來就像凡夫一樣。一旦我們的無明煩惱去掉了，我們就是佛！所以說我們要深信自己能成佛；並且同時還要有這個決心，我一定能夠成佛！那這樣的話，你必定能夠成佛。所以這個就是要求我們要樹立起這種信心與決心來，這是第一個。

第二呢，要發一個長遠心。剛才已經講，我們要發一種長遠恒久的這種心，要成佛的心。不要我今天到廟裡來，燒燒香的時候，我想成佛；回到家裡以後，看看家裡面也蠻溫暖的，回來以後又是孫子、兒子，纏在腳邊喊著爺爺、奶奶、爸爸、媽媽的時候，就忘記我要成佛了。那就麻煩了！所以說這個就是我們要有恆長的心，不管走到哪裡，我們要成佛這個心永遠不變，要堅定自己信念。所以我們要發長遠心。

那麼我們從歷史上面去看，許多的祖師大德他們都是這樣過來的。那我們看看這些祖師大德們，跟我們現在修行的條件那要艱苦的多了，是吧？我們現在看看，我們的硬體、住宿的環境都很好，飲食也很好，是吧？完全

不一樣了。但是我們的老祖宗，歷史上面那麼多祖師大德，他們都能成佛作祖。我相信我們今天這麼好的條件之下，我們肯定也能夠成佛作祖。這關鍵就在於我們發心，要發一個長遠心，堅定這些信心。

第三，關鍵還是要能夠覺悟。覺悟什麼呢？就是要能夠看破，要能夠放下。《金剛經》上面也曾經講到了，「**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最後，我們連這個法都捨下來！更不要說世間的這些法，世間的這些煩惱更要放下。所以說要發起一個徹底覺悟的這麼一個心。《金剛經》講的是「**三心不可得**」，所以說這就督促我們要覺悟，要發心去學，學智慧、學佛法。

第四個發心，就是要發自覺覺他、自利利他的這個菩提心。這個也是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現在所學的都是大乘法，所謂的大乘法是什麼？就是要自利利他。我們在這裡修行、在這裡學佛，不僅僅是為了自身要了生脫死，更重要還要度一切眾生，要讓所有的眾生都能夠了生脫死。

這就是我們怎麼去鞏固我們的初發心，保持我們的當時走入佛門、走進寺廟來學佛的這個發心。所以說這個我們不能忘記。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有許多的高僧大德、祖師大德們也在勉勵著我們如何去學習。

大家都知道在民國時候，有一位高僧叫弘一大師。他在世的時候，琴棋書畫樣樣都能，並且做一樣像一樣，他做什麼就成就什麼，他非常厲害。他告訴我們：學佛的年輕人，應該要注意哪些事相呢？他說一個要「**惜福**」，珍惜自己的福報。第二個要「**習勞**」，因為我們的老祖宗講的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第三個要「**持戒**」，戒為三乘共基。無論你是修菩薩道的，還是修阿羅漢的；不管你大乘的、小乘的，都是以戒為師，戒為根本。第四個就是要「**自尊**」，要自尊（自己尊重自己），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祖師們的這些言教，其實也是提醒我們，在發心的過程當中，在社會實踐當中，在我們宗教的體驗當中，應該注意哪些事相。

這位弘一大師，他是了不起的這麼一位人物，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出家的時候，就在我們杭州，他在杭州出家。他在世俗有一位日本夫人，知道他出家以後就趕到杭州，跑到廟裡面一定要見他一面，叫門口這個侍者帶個話告訴他：「我只見一面。」

但是弘一大師，他發心出家了以後，他堅決拒絕了這個要求，就是不見。他說：「我既然已經出家為僧，對世俗方面就要放下。如果說這一面可以見的話，那明天是不是可以見兩面啊？後天是不是也可以見第三面呢？」

所以他是堅決不見。

他那個日本的夫人在山門口哭了一個晚上，然後第二天就坐船回日本去了。根據一些學者的這個瞭解，到現在他這個夫人不知所蹤；後來回到日本哪裡去了？怎麼樣？也不知道。但是弘一大師他始終如一，所以他最後成為了律宗公認一代祖師。他把佛教的戒律學恢復起來了，並且親自記下了標注教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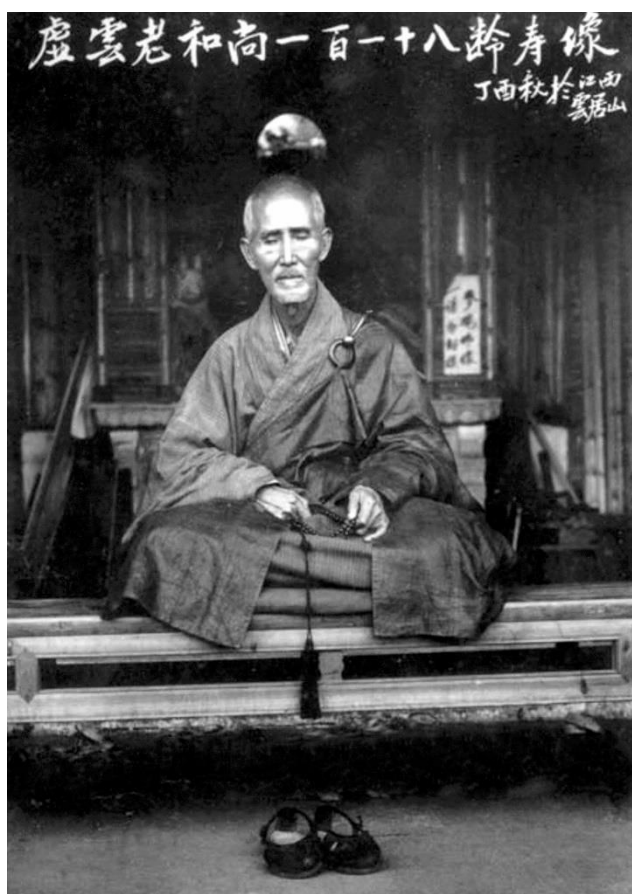
他的生活呢也非常的清苦，他的那個慈悲心呐，我們現在沒有人可以比。他臨終的時候告訴他的侍者：「我死了以後，在我躺的這個床鋪的凳子下面要放幾個水杯，然後要加點水。」他說什麼呢？因為人死了以後，他擔心有些螞蟻要爬到他的身上；他去茶毘的時候呢這個螞蟻不知道啊，或者把螞蟻一起燒死。所以他說，櫈腳下面要放幾個水杯在那裡，加上水，這樣子螞蟻就爬不上來了。他的身體進行茶毘的時候，就不會傷及這些眾生、傷及這些螞蟻。

你想一想，弘一大師臨終的時候，這麼細小的事情他都能夠考慮到，不傷害眾生，不傷害生命。所以他的這些慈悲啊，值得我們今天的人好好的去學習。

印光大師提出的「禪教律淨義，戒律是三乘共基。」他說這個戒律就像是修這個萬丈高樓的這個地基，如果說你這個地基不穩固，不堅固的話，你這高樓就修不上去；你就修上去也要壞，馬上就會壞掉。所以他們特別強調了戒律。

另外還有一代的高僧，誰啊？就是我們民國時候的高僧，在佛教界近現代來說，活的年齡最大的一位就是虛雲老和尚；虛雲老和尚一直活到一百二十歲，他這個長壽啊，他在臨終的時候他曾經留下遺言，他說：

我近十年來，含辛茹苦，日在危疑震憾之中，受謗受屈，我都甘心，只想為國內保存佛祖道場，為寺院守祖德清規，為一般出家人保存此一領大衣。即此一領大衣，我是拼命爭回的，你各人今日皆為我入室弟子，是知道經過的。你們此後



如有把茅蓋頭，或應住四方，須堅持保守此一領大衣，但如何能夠永久保守呢？只有一字，曰：戒。

意思就是，我近十年來，含辛茹苦，日在危疑震憾之中，受到誹謗啊、受到冤屈啊，我都甘心，都沒問題。我只想為國內保存佛祖道場，「為寺院守祖德清規」，為大家能夠遵守古德清規。「為一般的出家人保存此一領大衣」，一領大衣是什麼？我們的袈裟呀。「即此一領大衣，我是拼命爭回的」，他是拼了命的爭取，維護佛教的利益。所以他吩咐他的弟子，他說，這個過程你們都是知道的，就是你們自己去住茅蓬也好，你們做十方道場的一方方丈也好，「須堅持保守此一領大衣」，你們要堅持、要護持好我們這個僧人的這個形象，一定要永久的保守。他說要永久保守，那就一個字，那就是「戒」；你要保守這一領大衣，唯有一個字就是「戒」，大家要持戒。

所以我們想想這些高僧大德們，他們為了佛教這種發心，為了佛法的傳承，他們是如何的拼了命的在那裡做。這些都是我們今天學習的榜樣。

那麼我們要做，關鍵如何去獲持戒品、莊嚴道場？我們覺得關鍵還是要勤修戒定慧三學來弘傳聖教、弘揚佛教，也就是持戒來莊嚴道場。我們常講的「以戒生定，以定發慧。」所以戒定慧它是三位一體的。當你持戒的時候，你就會生發出定力；你沒有定力，你說我持戒，哪有那麼容易啊，是吧？所以你必須要有一定的定力。當你產生定力的時候，你就會得產生智慧。所以說由定而發慧，生發出智慧來。

那麼戒律學呢，主要是內在的。「戒」，是我們應該去遵守的，哪些不能做；「律」，是外現的，顯現在外的，體現出來的。有時候講一個師父、一個學佛的，你持不持戒，人家不一定知道，是吧？但是你的威儀，學佛人的威儀，人家一看就能看出來。所以律風是佛教的精神風貌，它是外在的風貌如何去體現，體現在我們四眾弟子的形象威儀。所以說我們常講的「以戒為內充」，內心充實自己的；「以律來外顯」，來彰顯我們學佛人的一種威儀。

那麼這個定也是這樣，「定學內充，道風外顯。」你這個人有沒有定力，一般人很難看得出來。但是你這個道風，你這一個寺院的道風，可能人們一看就知道你這個情況如何。道風，就是佛教的修行。比方說寺廟裡，我們國內常講的上殿、過堂，這些就體現了僧眾的這種品格、風氣。所以說這個就是一種外在。我們有時候去看：這個寺廟裡面，早晚功課是不是正常？上殿過堂，是不是規範？半月誦戒，你們是不是每一次都在做？那麼這麼一看，就知道你這個寺廟的風氣怎麼樣，道風怎麼樣，一看就能知道。所以這就是我們的外在能顯現出來的，它就是一種道風；而內裡要我們始終的堅持。

那麼第三個就是慧（智慧），那這智慧也是內學。但是學風，它是外在所彰顯的；學風，它就是佛教的學習的這種風尚，那麼它主要還是體現在僧眾的學佛弟子的這些素質涵養當中。所以說這一些我們如何去保持堅守，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說「不忘初心」，其實它也是適應時代的變遷的一個基準，我們時代不一樣了，所處的環境不一樣，但是我們如何不忘初心，這個是一樣。

近現代來出現了許多的問題，現在又是多媒體非常發達的這麼一個時代，我們有時候跑到海邊啊、跑到公園啊，看看人們都拿著手機，我們不注意，人家可無意當中都在拍。所以說我們的一舉一動其實都在人們的這些監視之下。

現在社會輿論也是非常厲害，那麼最近這幾天我們在網上也看見一些言論，甚至有一些對佛教的言論；但是也有一些好的形象。

我們如何去維護佛教僧團、佛教四眾弟子他們的一種形象？比方說在2011年的時候，在（山西）太原火車站就發生一件事情，發生一件什麼事情呢？就在火車站的候車室裡，等候火車的地方人很多，突然大家發現坐在凳子上面有一位老人不知怎麼過世了，坐在那裡就往生了。大家就怕得很，馬上就讓開來了，這個地方就空著，沒有人去關心這個老人。

這時候就出來一位師父，一個僧人，就跑過去把他的脈，把他的脈以後，確實脈搏都沒了，已經死掉了。死掉以後怎麼辦啊？這個僧人就坐在那裡為他開始念佛，為他超度。

你看，有那麼多候車的人，沒有一個人來關心他，這時候只有這一個僧人在關心這個死者。這件事情被拍了照，傳到網上去了。當時網上也引起了很大的轟動，這個轟動是什麼呢？就是當一個人遇到問題、出現狀況的時候，最後還是出家人在關心著人們，在關心著出狀況的這些人。所以這個成為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形象。所以，這些事件其實都多起來了，從正面反應出我們的一些好的。

但是同樣的，現在是多媒體時代，所以社會上一些亂七八糟的事情，也會反應到媒體當中去。前幾年出現的什麼假和尚啊、假尼姑啦，根本就是莫名其妙。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沒有，今年年初好像網上說是五臺山的尼姑在那裡怎麼怎麼。其實大家一看他拍的照片，這個照片就不對，這些女子無非把頭髮剃光了，穿的都是旗袍，並沒有穿著僧裝；但是網上面就說她是師太，說這些師太們在做什麼什麼事情。把這些不好的髒水就潑到了佛

教的身上。

所以在今天這個多媒體時代，作為我們僧眾、作為我們四眾弟子，就要更加嚴格的去維護佛教的聲譽；也要更嚴格的去要求自己，去做好我們的一些日常的一些事情。

說到這裡，我覺得我們在發心學佛的過程當中，在具體的社區生活當中，我們如何去體現？我覺得我們要體現的就是我們對社會的擔當。

最近這幾年，可以說我們在中國國內，整個中國佛教界都在發揮著正能量。主要從三個方面，一個是信仰方面；第二個是主體意識方面；第三個是社會責任的擔當方面。從這個三個方面在體現發揮著中國佛教的一些作用。

首先是信仰方面。在我們國內的基本的建設方面，各寺廟都開始了一些信仰建設。那麼這個信仰建設體現在哪裡呢？叢林寺廟現在都開始安居，像靈隱寺，我們這次出來其實在安居期間，我們是告了假才出來；因為安居期間不能隨便出來嘛。所以我們要作羯磨，二十來位師父在寺廟作羯磨，然後才出來。那麼這是什麼？就是嚴格的在按照著佛的遺教，佛的這些規定、教制來做。

在安居期間，一般說來不能隨便出去了；如果說你要出去，為三寶事到外面，比方說我們這次的交流弘法是可以的，那麼你要作羯磨。我們要召集大眾，大眾師父大家都同意，然後你再出來。其實這些都是信仰建設的一個方面。

那麼在安居期間，師父們每天都誦經；還有一些師父們就是履行祖師爺當年所講的行腳。我們上海有個方丈行腳，從上海出發，一直到四川雲南，走了要幾個月啊！透過行腳，體驗著佛教的這一些傳統。

我們杭州靈隱寺，每年四月初八都進行托鉢行腳；按照佛教制定的這些規矩，我們在那裡托鉢行腳。現在居士們越來越多，紛紛的來參加，現在有一萬多人，大家都來參加來供養。那麼供養師父們的這些呢，師父們都把它收集起來，專門用於社會的慈善事業，為一些弱勢群體，為一些貧困的地區去幫助他們。所以說這就體現了佛教所講的「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的這種精神，這種自利利他的精神。」這就是一種信仰。這是一個方面的。

第二個就是主體意識；主體意識，大家做得還是不錯的。主體意識主要體現在什麼呢？現在寺廟為主的各種文明的管理做得非常多，比如說我們杭

州，我們現在提倡的這些講經交流。我們現在每年都舉辦一次全國性的講經比賽；這個全國性的講經比賽，不是說幾個人參與，而是發動大眾來參與。

我們每年從上半年開始，就開始發動區縣各寺廟進行講經比賽，評選出來好的、優秀的，再舉行省一級的比賽；省一級的比賽以後再推選出好的，然後到杭州進行講經比賽的總決賽。現在這些都非常好。

現在各寺廟也開始舉行各種禪修活動，還對社會的宣傳、弘法。現在國內有許多的禪修營、禪修班、講經法會，其實這些都體現了我們的一種主體意識。作為佛教，作為一個僧人，我們時時都要想著如何為佛教的發展作出我們的貢獻。

另外還有一種社會的擔當；那麼社會的擔當就更多了，比方說在社會的環保的推動，目前杭州各寺廟都提出了「文明進香」。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感受啊，大家前幾年到國內寺廟裡面燒香，都要你們燒高香；買一炷香要一千塊、兩千塊，甚至有些寺廟拉著你算命啊、看相啊，一弄要你幾千塊、上萬塊的。這些現象相對比較多。

但是最近三五年，我們在國內發起「文明進香」的這麼一個活動。香不在多，而在我們心誠；你虔誠的去敬佛禮佛，哪怕我們不用香，用什麼？用自己的戒定真香，用我們內心的這顆清淨的香去供佛，就可以，不是一定要外在的，一定拿一根高香。

我跟他們開玩笑，我說：你們買這麼個高香去燒，菩薩是不是才能看得見吶？你們不用這麼大的香，好像用個小的香，菩薩就看不見了，是吧？如果說菩薩只有這些本事的話，那他就不是菩薩了，是不是？我說：是不是你燒香，要菩薩保佑你能夠事業順利，生意興隆，然後你要用高香？你花三千塊、五千塊求菩薩保佑；你一分錢不花，用一根心香，用自己的戒定慧香供養菩薩，菩薩就看不見嗎？不是的！我們自己的舉心動念，菩薩都能知道，是不是？這哪需要你拿一根高香，拿一根大香去燒！

如果說菩薩喜歡你這一個大香，那這個菩薩他也成了有貪念嘛，是吧？他也貪你這根大香嘛。因為你燒了三千塊錢的這根香，然後菩薩保佑你明天你賺錢三百萬、三千萬，我說你這個利潤也太高了，你這個不平等。這樣子的話，這根香在菩薩前面至少拿一千五百萬給菩薩，然後你拿一千五百萬，是不是？這不合理的。所以說我們現在都在提倡「文明進香」。

到靈隱寺來，你不用花錢買香，寺廟免費送給你三支清香，而且這樣還可以減少污染。現在燒的香濃煙滾滾，這個香都是化工，顏料做的，對我們

人體來說都是有害的。所以我們就提出文明進香，並且這個香要符合沒有污染的，沒有毒氣的這個標準。

現在中國政府專門制定了這個燃香的標準，我們中國國家質量監督總局專門發布了這個寺廟裡面燒香的標準，你在點香的時候、燃香的時候，不能出現哪些元素，哪些因素不能超標，哪些物質不能超標，它有一個硬性的規定了。所以現在杭州的寺廟，相對這種商業氛圍淡薄了，少了，大家就是為了信仰到寺廟來了。所以說慢慢還寺廟一個清淨，還寺廟一個本來面目。這個就是我們對社會環保，佛教所應該做的。

另外，我們還舉行一些其它的慈善活動，比方說，我們對臘八粥的發放。每年我們靈隱寺要煮多少的臘八粥呢？一碗一碗，要煮三十萬份。這個數字是很大，我們要燒一個星期，連續二十四小時的燒，然後三十萬發送到社區。在杭州我們設立三十八個點，社區裡面三十多個點，然後我們一大早就派車拉到各個點去派發，讓大家能夠感受佛的成道日這一天這種歡喜、這種溫暖、這種甜蜜。這個其實也是回饋給社會，回報給社會，是吧？不僅僅是大家捐贈給寺廟，同時寺廟也要做大量的慈善公益等等的這些活動，去回報我們這個社會。

另外我們還開展各種的交流活動。去年九月份G20在中國杭州舉辦，世界上最富的、發展最強的二十個國家全部集中在杭州，召開一個世界性的會議（2016年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2016 G20 Hangzhou summit）。有許多國家政要一些夫人都來了靈隱寺，包括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的夫人帶著兩個孩子到靈隱寺來。她來到，我們盛情接待。在大殿前面，他們的孩子還很喜歡中國文化，什麼？書法。她的女兒對寫這個書法很感興趣，我們就教她書法應該怎麼寫。我覺得還挺有善根。每年，靈隱寺要接待各種來賓，有許多海外的來賓，我們都會進行一些交流。這些就是我們杭州靈隱寺最近這幾年在做的一些事情。

另外我覺得作為佛弟子，我們更重要的還是有一個神聖的使命感；這個使命感，作為佛子，一個就要做佛法的繼承者，要致力於這個經典的理解，義理的弘揚，就是弘傳佛教，這個教理教義這一塊我們如何去弘揚。第二個就是做時代的思想者，我們要與時俱進。這個佛教從傳入中國開始到現在，其實它無時無刻都在與時俱進。

佛教剛剛傳入中國的時候，在士大夫當中流行，就是在高層、在朝廷的信仰慢慢地流向社會，與民眾相接處，相結合。到了唐宋時期，建立宗派，特別宋代，那麼與中國文化相適應、相融合，慢慢的壯大了自己，發展了自己。

那麼在這個21世紀，我們更要把握時代發展的這一種節奏，去關心社會、關心民眾，把自己融入到這時代的潮流當中。我們經常提倡一句話「同流而不合汙」。佛教，必須與這個社會時代相結合，不相結合你被淘汰了。所以說必須要跨入這個滾滾的紅塵。但是跨入紅塵，你也必須要彰顯自己的神聖與你的莊嚴，不是說你跨入紅塵去同流合汙。如果同流合汙，這個佛教的存在與否就沒什麼意義了。

你要看佛像，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裡面很多精美的佛像，是吧？但它那個不代表佛教啊！我們要的是活生生的，是與我們這個社會共命運的這個佛教。所以說我們要同流，但是這個同流是去影響這個潮流，我們要站在高地上面引領這個時代潮流的發展，而不是同流合汙。所以說這就是我們的一種使命。

第三個就是我們要做一个全球的弘法人，把這個佛法弘傳到世界各地，成為一個國際化的佛教。儘管佛教在發展，但是我們覺得跟其它宗教相比的話，佛教還是弱了，就成了弱勢群體呀，為什麼呢？目前在世界上，所信仰佛教的人大概不到五億人口。你想想，伊斯蘭教28億，基督教25億，還有天主教也是有大量的信徒，只有佛教的信仰人數是最少。

我們有時候坐下來想想：哎呦！今天好像信佛的來到了不少，這麼多人。其實在整個地球人類中，信佛的人數所占的比例是很少。所以這需要我們去弘揚佛法。特別是在今天這個社會，為什麼呢？今天這個社會不太平啊，一會這裡打仗，一會那裡打仗，到處都是殺戮，到處都是戰爭。那麼在這種時候，我們就更應該去弘揚佛教的這種慈悲、包容、感恩的理念。只有具備了慈悲心，你才能減少殺戮；我們多一份包容，那麼這個社會就多一份祥和；我們多一份感恩，我們就多一份友誼。所以說我們如何去發揮佛教的這一些作用，去促使世界和平；能夠為這個世界的發展、文化的多元，發揮佛教的一些作用。

今天由「不忘初心」所引發出的這個話題，我們在這裡與大家作一個分享，那麼希望大家也能夠去思考這些的問題。

* * *

好，有什麼要提問的也可以，我們進行一個交流互動。

居士A：舉辦的那個佛學比賽，是只有出家眾嗎？還是四眾弟子？

光泉法師：我們參加比賽的是出家眾，全部都是比丘、比丘尼；聽眾是四眾弟子都有，我們歡迎居士一起來參與。那麼參與的過程當中，我們也有提問的這個環節，上面一個法師講了，講完以後留出五分鐘時間可以互動

，你可以請教法師們一些問題，可以當場請教，是這樣的。

居士A：謝謝法師。

居士B：我想請問法師，靈隱寺在佛法的教育上面有一些什麼課程？

光泉法師：我們最近就是專門在做兩件事情，一個就是我們的護法的義工。因為靈隱寺的活動相對來說比較多，一年四季基本上是每個月都有一到兩次活動，所以說活動多了以後都組織護法居士。我們今年開始是對護法居士在進行著佛法的培訓；工作上面的一些機制，這個專業性的進行培訓。比方說我們舉行法會期間禮儀呀、次序呀，一些管理等等這些課程開始在培養，在培訓。這是一個方面的培訓。

第二個培訓是靈隱寺的皈依弟子的培訓；就是你受了三皈依以後，我們每年要把你召回來一次，要把你叫回來，叫回來培訓。就是培訓你的三皈五戒，繼續講三皈五戒，每年都要講三皈五戒；然後大家進行一下討論。我們在守三皈五戒的過程當中，在家裡是怎麼做的，有哪些困惑，可以提出來大家討論，然後怎麼來解決這些困惑，還有一些經驗大家可以分享。目前這兩項在做。

另外，我們今年專門為講經比賽在作一個準備，已經開始網上報名，在招募一個英文的培訓。英文培訓什麼呢？主要是對英文當中的佛教用語的培訓。

因為在國內會講英文的很多，但是他到廟裡來了以後，講佛教的用語他就不會了。我們碰到好多這種情況。比方說有一次，新西蘭總統來我們靈隱寺，他們提出跟我們師父們一起過堂吃飯。我們覺得這個很好，就教他們怎麼吃飯。教他們吃飯的話，我講這些道理，要英文翻譯，他的外面來的這些翻譯，一句話都不會講，因為他佛教用語都不懂。後來由我們靈隱寺的翻譯人員，我們的這個陳居士——他現在在這裡坐著呢——他用英文給他們作翻譯。這翻譯的很好，人家馬上就聽懂了具體的要求。因為過堂有一些要求，不能說話，只能肢體語言，你來表示的。所以說必須要告知他。

每次我們在外事接待的時候，現在都用寺廟裡面的法師來進行翻譯。但是我想請法師們翻譯還是不夠的，我們應該讓更多的人去瞭解佛教用語。所以我們最近也開始專門舉辦一個英文的公開課，專門教大家比較專業的這個佛教英語。這次我們這次的講經比賽，之所以要請恒實法師到杭州來，想請他用英文給大家來講課，講開示，然後也鍛鍊大家英文，可能還會跟他對話，提高大家的英文的會話能力；同時也為佛教在世界各地的傳播，能夠積蓄人才、積累人才。所以有這些培訓的課程。

另外我們杭州還有一個課程，目前不僅僅在全國，在世界我們這個班是最大的，有100多人，在學什麼呢？學梵文。世界上最大的梵文班，在印度只有30多人。學的人已經很多了，一般的學梵文也就幾個人，一個班幾個人。但是在我們杭州，一個班有100多人。所以這個事情，國內包括我們這個許多媒體都進行了報導，去年吧，進行了大規模的報導，大家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對傳統文化、對佛教文化的這種瞭解，現在人很多。現在這個班我們還在辦。

居士C：請問，你們靈隱寺是不是跟濟公活佛有很深的關係？可不可以介紹一下他的境界？

光泉法師：好，濟公活佛就是我們寺廟的，我們靈隱寺的。那麼有好多人都覺得濟公是個傳說，其實不是的，真有其人。我們靈隱寺在宋代的時候，就是八百多年以前九百年的時候，是出過一個濟公。那麼他是浙江天臺人，天臺山那邊有個國清寺，就在國清寺的邊上，他出生在那個地方。他的父母過世以後，他就來了靈隱寺出家了，做和尚。

因為他要喝酒、要吃肉，所以說靈隱寺的和尚就認為你這是犯戒的，用佛教的語言，就要把他遷單了。但是當時靈隱寺的方丈叫瞎堂慧遠，瞎堂慧遠大師知道他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所以方丈就說話了：我們這麼大的靈隱寺，你們還容不下一個瘋和尚？那麼方丈師父這麼說話了，大家就不響了，所以濟公就在靈隱寺呆下來了。

過了幾年以後，方丈圓寂了，最終靈隱寺的和尚們還是把濟公趕出去了。趕出去以後，那濟公到哪裡去了？就去了西湖的南面，靈隱寺在西湖的北面，西湖的南面有一個寺廟叫淨慈寺，他就去了淨慈寺了。那個寺廟正要建大雄寶殿，那個方丈也是個厲害人物啊，一看濟公來了馬上把他收留下來。問他：你能夠為寺院做些什麼呢？濟公說：我幫你去化緣，你要造大雄寶殿，木料包在我身上，完全我去化。那麼方丈說：好的，你去化緣。到哪裡去呢？到四川。那個時候到四川去，多少路啊，是吧？

一去，去了三年，回來了。進了廟門，大家說：方丈和尚，濟公回來了。兩手空空回來了。然後方丈就把濟公叫到方丈室說：你四川去了三年，化緣，有沒有化到呢？他說：已經化到了。方丈說：你化到的木頭呢？木頭我沒看見啊！他說：木頭已經來了，已經在廟裡了。方丈說：在哪裡呀？他說：就在井裡，在井裡。然後他就跑到那個井裡去看：啊！井裡下麵真有個木頭在冒出來。他說：上來了！上來了！木頭就往上面冒了。然後大家撈啊，從這個井裡面一根一根撈，撈了許多木頭上來。撈上來以後濟公就問了：你們看看，造大殿，這些木頭夠不夠啊？他們說：夠了！夠了！這個木頭就不冒上來了。這個稱之為「運木古井」啊，到現在還在淨慈

寺，井裡面還有一根木頭在下邊。他們說夠了！夠了！還有一個木頭就沒撈上來，還在下麵還浸泡在水裡。有這麼個故事。

這個事情出來以後，人家就說這個濟公不是一個凡夫了，他就是阿羅漢。他後來圓寂了，也沒有在淨慈寺。大家都知道他這個人了，不是一般的人，所以說你就隨緣吧，你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然後他就去了西湖邊上的另外一個寺廟，叫「虎跑寺」，就是什麼？弘一大師出家的那個寺廟，他去了那個地方，就圓寂在這個虎跑寺。

現在濟公這個人物，外面傳的很多，在東南亞一帶信仰的人也很多，包括我們臺灣啊、香港啊，以及泰國、馬來西亞等專門有濟公信仰。他們要每年捧著這個濟公像，要到靈隱寺來續香火，來燒香。

我們在座的有沒有信仰濟公的？（有人舉手。）好。有，你好，好像外面專門有信仰濟公，我們把他稱之為濟公信仰。

居士D：法師，我到過靈隱寺，今天見到法師團來到這裡，好像給我再重溫到靈隱寺，不知道那條路上靈隱寺已經修改好了沒有？（光泉法師：修好了。）後來有一個渠水嗎？（光泉法師：對。）那麼有一棵樹就是剛才法師說的，就是達摩剛到杭州的時候就在那樹下休息。我去的是90年代，91、94年都去過。（光泉法師：二十多年前了。）然後就到了那個虎山，濟公那個不是有一個山洞那邊嘛，那麼就變成敬仰濟公。那麼現在我所做的多數都是跟濟公有關，很少誦經，就是到外面去幫助人家，就是行這個道，濟公也是到處走。

光泉法師：歡迎你繼續到靈隱寺來，來看看濟公。

居士E：頂禮光泉法師，我是從上海來的。我有一個感受，就是漢傳佛教在北美，剛剛法師說基督教、伊斯蘭教信仰的人數遠遠超過我們佛教。然後我到北美，我就覺得漢傳佛教宣傳的力度就是遠遠的滯後於南傳，特別是藏傳，藏傳在北美是很興盛的。第一位把漢傳佛教帶到北美的就是我們的宣化上人。漢傳佛教的根在中國大陸，對不對？但是感覺很式微。所以就想請問光泉大和尚，就是中國的漢傳佛教界有沒有對在國外弘揚漢傳佛教的這方面有一些考量？

光泉法師：這個妳講得非常不錯，確實是的。目前在國外或者在西方社會，在歐美傳教，佛教這一塊，其實影響比較大的是南傳；然後禪宗這一塊禪修這一塊，人家一說起禪修，就是日本的禪宗。那麼這個方面確實有它的近現代的發展的一些情況在裡面，因為近現代特別是50年代、60年代，中國百廢待興的時候，還沒有精力出來傳教。但是日本當時就開始往歐美傳禪法，禪宗了。

我那次在美國柏克萊參加學說會議，我看到他們美國人也是出家了，穿著日本的僧服，他是講禪宗。他說這個禪宗源自於日本。我說：你從哪裡得來？他就學的是日本禪宗，所以說他就跟著日本人出家。我說：日本的禪法就是從我們杭州傳過去的。

在宋代八百年的時候，就是南宋時期，當時朝廷將天下叢林制訂了所謂的「五山十剎」，這個「五山」基本就在我們杭州。當時的祖師大德，就是日本僧人圓爾辯圓，當時都是從中國杭州學了法之後再回去日本的。

包括他們的茶道，我們現在一說起茶道，好像日本的茶道。其實茶道就是宋代的時候，日本的僧人從杭州帶了茶的種籽、當時茶的器皿、泡法，都是從中國帶回去的，從杭州帶過去的。首先就是把杭州的龍井茶帶到那邊去了，現在還保留著他們的一些。日本整個發展壯大了以後，向世界各國在傳播這個茶道。現在包括我們中國國內也是這樣，一說茶道，好像都是日本茶道。日本現在「裡千家、表千家」的所謂茶道，其實都源自於佛教寺廟，而寺廟裡的茶道就是從中國傳過去的。所以整個禪呢，它也是一樣，是從中國傳過去；但是50年代的時候，日本一些研究學者把禪宗向世界各地傳播。所以現在在世界各地在傳這個禪法的，日本的相對比較多一點。

另外，南傳確實是影響力比較大，近現代以來南傳佛教在世界範圍內，它這個傳播的力度還是比較大的，甚至有些已經成為了國家的力量。大家都知道，在東南亞有些國家他是全民信教，包括國王總統，大家都信佛教，他對佛教的推動與保護這個力度是很大的。所以他們向世界各地的傳播，力度還是相對比較大。

那麼中國人，因為剛解放的時候窮，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好不容易開始社會發展起來；有一點錢的時候呢，大家都還是把自己家裡弄好。作為佛教來說，趕緊建廟吧，根本就沒有想到外面來傳教、傳播佛法，根本就不可能。寺廟還沒建好，你說哪有錢跑到外面來，是不是？

居士E：但是現在中國佛教已經很有錢了，我覺得這個條件已經挺成熟，可以到北美來。

光泉法師：所以我們就來了嘛。

居士E：希望中國的法師多多來北美傳教，因為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漢傳佛教的弟子，感覺漢傳佛教很式微，心理就是有點戚戚然。打個比方，今天光泉法師到金佛寺來，同時大寶法王也在溫哥華。我相信去大寶法王那地方的人一定比這裡多，所以這個就從側面反應了一個問題。但是實際上，從我們讀的經典、佛教的究竟來講，漢傳佛教是非常殊勝、非常

究竟的。但是人家一說起漢傳佛教，西方人都看不起漢傳佛教，認為漢傳佛教沒有修行。所以還是希望法師跟中國佛教界的大德們重任在肩，我們居士其實也是很希望漢傳佛教發展壯大。

光泉法師：其實現在國內的經濟發展了，大家有這個理念，也有這個想法，就是能夠出來了。我們現在逐步逐步地向一些國家已經邁出來了，在美國現在也有些地方建立道場。包括我們靈隱寺，現在也在籌畫、也在醞釀著怎麼建立海外道場，進一步的來弘法。

那麼事實上這個事情是兩方面的，一方面國內的弘法依然要加強。因為大家都知道，中國信仰佛教的人數，其實不是占到大多數。曾經有人統計，他說中國的信仰人數也就一億人。我說一億人是不止的，光是信佛的大概一兩億人是有的，但是好多人可能不是很明確。所以在國內，我們依然是任重而道遠；那麼在海外的弘揚，我們也應該要及時的把它做起來，這個海外畢竟還是很大的一塊。

現在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大量的同胞們都移民到海外來了。那麼移民到海外來，他們依然也是需要這些信仰。那麼在大家的心目當中，其實佛教的信仰還是根深柢固的，畢竟佛教在中國傳了兩千年，大家對佛教的感情還是有的。特別是漢傳佛教，因為漢傳佛教通俗易懂。剛才居士講的，可能給人家的印象好像你漢傳佛教都沒修行。其實不是的！

我們現在開許許多的寺廟，開始打禪七啊、打念佛七啊。像我們靈隱寺，我們從農曆四月十五開始到七月十五，四個月，今年是閏六月，農曆閏六月，在我們藥師殿，每天都在那裡誦《華嚴經》。可能宣傳的力度不夠，我們自身對外的宣傳力度不夠，所以人家覺得你們中國和尚們不知道在幹什麼，我覺得還是缺少一些宣傳。我們以後要加強這方面的宣傳，使大家都能夠瞭解國內法師們究竟在做些什麼。

居士F：因為剛剛法師講起日本，那麼光泉法師可不可以講講不肯回去的觀音的故事一下？阿彌陀佛！

光泉法師：這個觀世音菩薩確實是很奇妙，因為那還是在明代的時候。因為從宋代，日本有大量的僧人到中國來求法、學法，所以形成了一種風氣了。那次有日本的僧人準備把觀世音菩薩請到日本去，但幾次就是走不成。坐到船上，風浪起來了；今天天氣不好，不能走。一段時間以後，確實沒辦法走了。後來這個日本僧人他自己也要回國，他說：這個觀世音菩薩不肯去，就讓他落戶在這個島上吧！就這麼在島上建個寺廟，就把這個觀世音菩薩就供奉在那裡。這個寺廟叫「不肯去觀音院」，在那裡供奉著這一個菩薩。然後隨著明清時期，群眾對觀音菩薩的信仰感情越來越深，信仰的人也越來越多，普陀山的影響就越來越大。所以說現在特別是在臺灣

、東南亞、廣東這一帶，信仰觀世音菩薩的特別多。

居士F：我當時是聽說，日本高僧已經有七次或八次遇到風浪，後來就知道不可以請觀音到日本去，就把觀音留下來供養。

光泉法師：對，他說觀世音菩薩既然不肯去，

居士F：每次要出去的時候就起風了；

光泉法師：對呀！要想出發了，風浪又起來了；要想出發了，風浪起來了。所以說有些事情確實是不可思議啊。

居士F：阿彌陀佛！

恒興法師：大家沒有問題？我們這次很高興靈隱寺和尚過來跟大家開示。



光泉法師：我們今天也帶過來有一個禮品，這個禮品是我們靈隱寺大雄寶殿的那尊釋迦牟尼佛的像。這個釋迦牟尼佛像，我們是按照三維掃描以後縮小來做的這一個銅像。我們把他請過來送給這個寺廟方。阿彌陀佛！